

苏联革命家丛书



【苏】格尔曼·纳加耶夫 著  
张德广 郑淑兰 沙戈 译

SULIAN GEMINGJIA CONGSHU

# 为了幸福

——基洛夫的一生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# 为 了 幸 福

——基洛夫的一生

〔苏〕格尔曼·纳加耶夫 著

张德广 郑淑兰 河戈 译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林焕文

封面设计：安振家

## 为了幸福

Weile Xingfu

——基洛夫的一生

〔苏〕格尔曼·纳加耶夫 著

张德广 郑淑兰 河戈 译

---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）

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·印张1310/16·字数300,000
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7,700

---

统一书号：10093·636 定价：1.55元

## 译 者 的 话

本书作者格尔曼·纳加耶夫是在苏联最初实行五年计划期间步入文坛的。他的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奥卡河畔的往事》、《安德烈·别列津》、《新世纪》和描写火箭技术巨匠基巴利契奇、齐奥尔科夫斯基、灿德尔、科罗廖夫的生活和成就的三部曲《宇宙的先驱者》。现在和读者见面的《为了幸福》，是作者的新著。该书详细地描写了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、杰出的列宁主义者谢尔盖·米罗诺维奇·基洛夫光辉的一生。作者成功地再现了这位朴素的、受人爱戴的、善于鼓舞人们建树功勋的人的真实形象。

本书译稿承蒙戴维民同志校阅，在此表示衷心地谢意。

限于译者水平，一定会出现疏漏和舛误，诚恳地期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译 者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于北京

## 第一章

### —

一个戴花头巾的女人担着两桶水走近一座灰色的木房子。她麻利地把水桶放在绿草地上，用扁担轻轻地敲着窗户，喊道：“喂，梅拉尼娅，你听见没有？”

没有人答应。于是她使劲地敲了几下，大声嚷嚷道：“阿夫杰耶夫娜！你们家的人是全死光了怎么的？”

窗户抖动了一下，敞开了。

“哎哟，是你呀，西兰季耶夫娜？”从屋里传来一个老太婆低哑的声音。接着，一张裹着褪色头巾的发黄的、布满皱纹的脸探出窗外。

“是我敲你家窗户，梅拉尼娅·阿夫杰耶夫娜。我给你担来一担子好消息：快去接你的孙子吧！”

“哎哟，我的天！真的来了吗？在哪儿？”

“在河里洗澡呢。想必是刚刚下轮船……你看，那不是来了！”

“谢谢你，亲爱的。我这就叫他的姐妹们去接。进屋来坐坐呀，西兰季耶夫娜。”

“谢谢。我有空再来。”说着，她把两只水桶挂到扁担上，然后熟练地担在肩上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
一个身材不高的小伙子正向她走来。他身穿黑色制服上衣，

金属钮扣闪闪发光，肩上一前一后背着一个篮子和一个包袱。他脚步轻快、敏捷，带遮檐的帽子推到后脑勺上，露出乌黑的、湿漉漉的头发。

“您好，西兰季耶夫娜！”小伙子微笑着，露出两排皓齿，有礼貌地向那个担水的女人打招呼。

“您好！谢廖沙！路上辛苦了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这时，破旧的栅门一下子拉开了。两个穿着印花长连衣裙、辫子上扎着绸带的姑娘向他奔来。

“谢廖任卡，你好！谢尔贡卡，你可回来了！”她们争着吻他，接他的行李。

“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姐妹们，你们好吗？”他高兴地说着，和她们一一拥抱，亲吻。

三人并肩走进院子。奶奶忙不迭地迎面走来。她又瘦又小，裹着头巾。谢尔盖一看见奶奶，就把手中的东西往地上一扔，跑过去拥抱她。

“您好，奶奶！您好，亲爱的奶奶。我回来了。”

“你好，谢廖任卡。”梅拉尼娅·阿夫杰耶夫娜用手背擦着眼泪说，“天天盼着你回来，孩子。我以为见不到你了。我身子骨不顶事了，眼下已经是九十岁的人了。”

“别担心，奶奶。您会长寿的。您会看到我当上机械师的。”

“谁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呢，孩子？”梅拉尼娅叹了一口气说，“路上碰到啥事了，耽搁这么久？”

“在码头上干活来着。得挣点路费。”

梅拉尼娅舔了舔干瘪多皱的嘴唇，象下命令似地说：“姑娘们，到正房里去！把行李也拿到正房里去。把茶炉子生着。咱家今天有大喜事呀！来，谢廖任卡，搀着我。这是上台阶，我真是

老得没用了。”

“走吧，奶奶。您放心好了。”谢尔盖搀着奶奶向正房走去。

他们走进正房，坐下来。室内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地上也刮得平平整整。

谢尔盖立刻感到在家里是多么温暖、舒适。屋里有几把笨重的椅子，靠窗户摆着一张小桌，桌子上铺着家织的花边桌布。看到这一切，谢尔盖不禁想起自己的童年……

妈妈就是在这张小桌旁用一台陈旧的“嘎嘎”作响的缝纫机做衣服的……天一黑，为了不点灯，为了躲开爸爸，谢廖沙就和姐妹们爬到高板床上小声讲故事。当爸爸醉熏熏地回来时，他们屏息躺着，不敢出声。妈妈服侍爸爸睡下，又去缝衣服，常常坐到鸡打鸣。他们在缝纫机单调的响声中渐渐入睡。

现在，谢尔盖看到这张小桌子，想起有一天，爸爸在外边喝得酩酊大醉，带着一股刺骨的冷空气闯进屋来，提起缝纫机就走了。全家人到处寻找，不见他的踪影。后来听人们说，他到西伯利亚去了……

家里没了缝纫机，日子就更加艰难了。妈妈只好到一家商人那儿洗衣服、擦地板。有一天她着了凉，从此卧床不起。她患了百日病……

谢尔盖记得，那是一个冬天的日子，人们把她的尸体抬到墓地。那时他才七岁，身上套着一件破皮袄，戴着爸爸的旧帽子，穿着不知是谁的一双大毡靴。十岁的姐姐阿尼娅拉着他的手，跟在棺材后头。丽莎才四岁，留在家里……

谢尔盖刹那间眯起眼睛，仿佛又清晰地听见冻土块打在棺材盖上的响声。他浑身颤抖了一下，挺直身子，想把这些痛苦的记忆驱散。

“你怎么不作声，谢廖沙？不高兴吗？”梅拉尼娅问道。

“我高兴，很高兴，奶奶！我只是想起了妈妈在这张小桌旁缝衣服的情景。”

“你真是个好孩子！没忘了你妈妈。她归天了……是个多好的人哪！”

安娜捧着滋滋喷气的茶炉走进来。她面色红润，身材苗条。谢尔盖急忙走过去接过茶炉，放在桌子上。他好象想起了什么，急忙解开篮子，取出一块小头巾送给奶奶，又取出两串五颜六色的串珠送给姐姐和妹妹。

“谢廖任卡，买这个干什么？我是快入土的人了。你为了买这些东西，挨饿了吧？”

“没有，奶奶。是我在码头上干活挣的。我还带回家一些钱呢。”

“要是这样，就谢谢你了。来，让我吻吻你。”

姐姐和妹妹走到镜子前，把串珠戴到脖颈上，兴高采烈地跑过来说：“谢谢你，谢廖沙！”“谢谢你，亲爱的！”

全家坐下来喝茶，彼此问长问短，聊叙家常，谈到安娜是怎样当上教师的。谢尔盖又想起了什么，跑到篮子那儿，取出一串面包圈、两个用蓝色的纸裹着的白面包，还有一铁罐喀山酥糖。

“奶奶，这是给您买的酥糖，尝尝吧！”

“谢谢，谢廖沙，我尝尝。掰一块白面包给我。面包圈给姑娘们，她们牙口好。”

接着，又谈起了往事。

奶奶用颤抖的左手端着碟子，盛了一小匙酥糖，尝了一口，巴咂巴咂嘴。

“好吃吗，奶奶？”谢廖沙望着她问道。

“好吃！到嘴就化了……谢谢你，好孙子。你让我享福了。我不记得啥时候就着酥糖喝过茶了……卡捷琳娜去世十年了……”

“是的，十年了。”谢廖沙叹了一口气，“我记得就是那一年把我送进孤儿院里去的……”

“别想那些事了，孩子。我都把双眼快哭瞎了。你在那里也受够罪了，真是不得了。”

“开头真是难熬。不知怎么那时我最可怜萨尼卡·萨马尔采夫。”谢尔盖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他有什么可怜的？”梅拉尼娅迷惑不解地看着谢尔盖说，“他不是在家跟妈妈一起生活吗？”

“我知道。但我还是可怜他。我同他很要好。后来，我们在教堂附设小学见面时，我高兴得跳起来。听到他的什么消息吗？他回来了吗？”

“你的萨尼卡在家里。他能到哪儿去呢？他到咱家来过好几回了。”

“他长得越来越精神了！”丽莎垂下眼睛说，“要找个对象，不用发愁”。

“找什么对象？”安娜傲气地微笑着反驳说，“他还在维亚特卡实科中学念书呢。”

“他长得又魁梧，又匀称，头发是淡褐色的。”妹妹还是说个不停。

“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，丽莎？”奶奶笑着问道。

“说看上就看上了，人家连句话都不兴说呀！”丽莎微带嗔意地回答说。她那圆乎乎的晒黑的脸蛋上泛起一阵红晕。

“我很想念萨尼卡，把他当亲兄弟。”谢尔盖说，“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。”

“你的萨尼卡会来的。他一听说你回来了，就会跑来看你。”奶奶喃喃地说，好象有些不满意，“听，有人开了栅门，莫不就是他来了？”

丽莎全神贯注地一听，高兴得跳起来说：“是他，是他，奶奶！脚步多轻快。是他！”

门“吱扭”一声响，一阵脚步声穿过通廊。接着，一个身穿钉着银纽扣的灰色短上衣的小伙子出现在门口。他的一双灰色的眼睛炯炯有神，一缕浅色的头发搭在前额上。

“谢廖沙！我的好朋友！可见到你啦！”小伙子大声说着，向满面笑容的谢尔盖跑过来。

## 二

谢尔盖和萨尼亚郑重其事地坐着喝茶。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，两人来到绿草丛生、洒满阳光的院子里。

谢尔盖好奇地打量着朋友的短制服上衣和长长的裤子，感叹道：“萨尼卡，你可真神气啊！简直成了个小少爷！中学生……不久就要毕业了。”

“是的，明年毕业。”萨尼卡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

“你真行！打算考什么？”

“考法律。你呢？”

“我上技术学校时慈善会曾两次拒绝出钱，我还能抱什么奢望呢？”谢尔盖蹙着眉头说，“我最多能当上一名机械师。”

“能不能进公费技术学校？”

“你想到哪儿去了！不行，萨尼卡，这种学校我进不去。我先找个活干，以后再说……我们去游泳吧。”

天空暑气蒸腾，郁郁葱葱的白杨树林纹丝不动。在阳光的映照下丁香树丛的叶子在栅墙上印出斑斑驳驳的影子。两个朋友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。

谢尔盖走到门前的台阶上，冲屋里喊道：“喂，姐妹们！我们去游泳啦！”

谢尔盖和萨尼卡从童年就朝夕相处，形影不离。萨马尔采夫一家从前就住在谢尔盖家的隔壁，租的是谢尔盖家房子的一半，只付很少的租金。萨尼卡的母亲是个寡妇，一个人抚养四个孩子。两家的七个孩子不是在科斯特里科夫家里玩，就是在萨马尔采夫家里嬉戏。两位母亲轮流照料孩子们。

冬天，孩子们常常呆在炕头上或者高板床上。姑娘们玩自己做的布娃娃，男孩子用木块盖房子，筑城堡。夏天可就自在了！他们打秋千，捉迷藏，跟着大人到树林里去采浆果和蘑菇。

谢尔盖在妈妈死后被送进了孤儿院。他非常想念萨尼亚，后来他们进了教堂附设小学才又在一起了。他们是同桌，一到星期天，他们就一起去滑冰。

两年的相处使他们更加难舍难分。谢廖沙学习成绩较好，毕业时获得了奖状，被市立中学录取，而萨尼亚·萨马尔采夫托舅舅的人情进了实科中学。

这次分别的时间最长，因此两人一见面就总也谈不够。

他们从一条布满尘土的大街拐进一条小巷，来到乌尔茹姆卡河绿色的陡岸边，在一棵柳树下找到一个幽静的地方，脱掉衣服就“噗通噗通”跳进清澈的水中。

“嘿，太美了！嘿，舒服极了，萨尼卡！”谢尔盖快活地喊道，“疲劳一下子消失了。你知道，我今天是从采波奇金诺走来的。”

“我从维亚特卡是坐轮船回来的，”萨尼卡吹着水花，大声地说，“从采波奇金诺是抄小道走来的：将近十五俄里呢。”

“有人说是二十俄里。”

“那是走大道算的。”萨尼亚解释说。

他们游到对岸，仰面朝天躺在滚烫的金黄色的沙滩上。

“太好了！”萨尼亚美滋滋地舒展着筋骨，“依我看，谢廖加，

走遍全俄罗斯也找不到比这儿更好的游泳地方了。”

“是啊，”谢尔盖赞同地说，“在喀山，我到伏尔加河里游过，那地方真是开阔，没说的！可我总觉得不那么自在，人太多。那里的水也没有这里清。”

“维亚特卡河也是这样。一放木排，就别想找到一个空地方。而这里是多么美啊！总而言之，这是乌尔茹姆卡河嘛！”

他们在太阳光下晒了一会儿，又游过来，躺在柳树荫下的草地上。

萨尼亚仔细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好朋友，微微皱起眉头说：“谢廖什卡，你瘦多了。是不是技术学校里生活很苦？”

“反正不那么甜就是了。半饥半饱地过日子。不过我并不丧气。习惯了。你看工人过的是什么生活啊！”

“怎么，难道更苦吗？”

“他们拖家带口，要养活孩子……我们常常被赶到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工厂去干活。那里生产肥皂和蜡烛。又闷又热，臭气熏人，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。而工人一天要干十二小时的活，他们没有节假日，工作繁重而且危险，许多人烫伤、中毒，可工资却少得可怜。”

“厂主为什么不管呢？难道他们是睁眼睛子？”

“萨尼卡，你说得真可笑。”谢尔盖用胳膊肘支起身子，“在我们乌尔茹姆富人还少吗？有人帮助过你家或我家吗？你怎么不吭声，啊？涅克拉索夫说得好：富人不行善。”

“不是富人，是幸运儿。”萨尼亚纠正他说，“你忘了，我们一起学过的嘛。”

“那还不是一码事！克列斯托夫尼科夫也好，富人也好，幸运儿也好，反正都是一路货！他们吃喝玩乐，花天酒地，哪管工人死活……萨尼卡，你认为这样的生活正常吗？”

“要是正常，工人就不会罢工了，革命者也不会向沙皇开枪了。在维亚特卡，我听大学生讲过斯捷潘·哈尔图林的故事。你听说过这个人吗？”

“好象听说过……”

“他在维亚特卡住过。象你一样，也是在技术学校读书。后来到了彼得堡当了木工。他参加了秘密团体，组织过罢工。很多人被捕入狱后，他设法进了冬宫做木工活，把沙皇的餐厅给炸毁了。”

“这是真的？把沙皇也干掉了吗？”

“沙皇没有被炸死。他吃饭来迟了。”

“他们抓住哈尔图林了吗？”

“他躲藏起来了。是他的同志们帮了忙。他是民意党人。”

“英雄！”谢尔盖赞叹道，“你说斯捷潘·哈尔图林是民意党人？我记得……哎，老兄，让我想想，他好象是和热里亚鲍夫一起干的？”

“对。也是热里亚鲍夫救了他。你是怎么知道热里亚鲍夫的？”

“也是听大学生们说的。我同他们住在一起……热里亚鲍夫是个真正的英雄！是民意党人干掉了亚历山大二世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！好，我也能打听到民意党人的情况。住在这里的流放者可能知道。”

“他们当然知道。可以问问他们。你经常到他们那里去吗？”

“当然！去年我的代数考砸锅了，决定秋天重考。他们帮助了我。他们那里来了一个希腊人，原是彼得堡的大学生，名叫马夫罗马蒂。就是他帮我准备考试的。我们是经马斯洛科维茨介绍才相互认识的。”

谢尔盖听他这么一说，一翻身从地上站起来。

“能带我去吗？”

“怎么，马上去？”

“干吗要拖延呢？他们有些人还记得我。还是你把我推到《诺亚方舟》里去的嘛！”

“不行，谢廖加。现在他们正吃午饭，不方便。他们生活很苦，但很好客……我们还是晚上去吧。”

“那好吧。可是你说话得算数。”

“我来叫你。”

“好！”谢尔盖拉住萨尼亚的手，“来，我们再游个来回。”

### 三

谢尔盖回到家里，就开始劈木柴。他干得又带劲，又灵巧。截成段的桦木晒得干透了，猛力一击就会开裂。谢尔盖浑身充满青春活力，他一边抡起斧头劈下去，一边使劲地喊着“开！”“开！”

他劈完木柴，担起两只空桶，吹着口哨到山脚下的希涅尔卡河去担水。

这里离那条小河不算远，可是担着两桶水爬山却要费点力气：大约要登一百个台阶。要是冬天和秋天来担水，那就更加困难了。

谢廖沙在家时，总是叫家里的铜水槽和两只水桶盛满水。今天也和往常一样，他没等别人催促就到河边去了……

姐妹俩和奶奶在厨房里忙活着。她们白天就商量好要给谢尔盖做一顿油煎春饼吃。凑巧，地窖里还存着一些去年的醋渍黄蘑菇和腌咸的白蘑菇。丽莎到邻居家要来一些酸奶油。这样，做春饼的东西就都准备齐了。

谢尔盖回到家，把水桶放在台阶上。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。“油煎饼？”他心里想，提起水桶走进厨房。

炉子下面烧着火，炉子上面摆着两只平锅，盘子上喷香的油

煎饼冒着热气。谢尔盖高兴极了。

“谢谢你们，奶奶，姐妹们！瞧我这一回要吃个够！”

奶奶梅拉尼娅尝了一口煎饼，舔了一下油乎乎的嘴唇。

“姑娘们，你们给谢廖沙煎的饼比馆子里做的还好吃呐。快摆桌子吧。”

谢尔盖饿极了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过了一会儿才细细地咀嚼着品尝到家做油饼的特殊味道。

大家吃饱以后，把茶炉端上来。喝完茶，谢尔盖兴致勃勃地说：“油煎饼太好吃了，谢谢你们，亲爱的！我今天是两年来头一次吃得这样饱。姐妹们，咱们唱个歌好吗？”

“唱吧，谢廖任卡，”奶奶说，“我真想听听，开开心。丽宗卡，你领唱，咱家就数你的嗓子最好了。”

“唱什么呢？”

“就唱妈妈喜欢的那支歌吧。”安娜提议说。

丽莎把双手放在膝上，微微垂下她那灰色的大眼睛，轻声唱起来。由于羞涩，她的清脆的声音有些打颤：

不是风儿使树枝低垂，

不是茂密的树林发出声响。

安娜和谢尔盖轻声而和谐地随唱道：

是我的心儿在呻吟，

就象秋叶在颤抖……

歌声轻盈，真挚感人。奶奶坐在那儿听着，慢慢地低下头，用一只手撑着下颌，两行泪珠顺着她的松弛的面颊滚落下来。

谢尔盖看见奶奶在哭泣，就不再唱下去了。

“奶奶，您怎么啦？您哭了？”

“嗯，谢廖任卡，我忍不住……我这是太高兴了。唉，卡捷琳娜没有盼到好日子。要是她还活着，看到你们这样，该有多高兴

啊。让她安息吧……”

又唱了几支歌。姐妹俩把桌子收拾好，就对着镜子梳妆打扮起来。

“姑娘们，你们要到哪儿去呀？”奶奶问。

“我们去玩！”丽莎大胆地回答道。她转过身来对坐在窗口读书的哥哥说：“谢廖沙，你同我们一起去吗？”

“我很愿意和你们一起去玩，丽莎，可是我已经和萨尼亚说定要去看望我们的老师。”

丽莎走过来，悄悄对谢尔盖说：“你的薇鲁什卡回来了。昨天她到市花园去过。”

“真的吗？她给我写信说八月份才能回来。”

“昨天她来找过你，可能今天还会来。”

“丽佐克！”谢尔盖高兴得跳起来，抓住妹妹的手说：“今天我实在不能去见她。这样吧：你告诉她我回来了，明天一定到市花园去找她。”

## 第二章

---

波尔斯托瓦洛夫斯卡亚街上有一栋低矮的大房子。住在这里的流放者把它叫做“诺亚方舟”。这所房子是他们向一个叫祖巴列娃的女商人租来的。

当地居民对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流放者抱着各种各样的态度。

一些人惧怕这些造反者，绕着这所房子走；另一些人则相反，对他们很好奇：走过这所房子时，就从窗口向里张望，甚至停住脚步，听流放者拉小提琴或者唱这里的居民从未听过的歌曲。只有为数不多的医生、中学教师和律师敢到这所房子里去。

萨马尔采夫一家用舅舅借给他们的钱买了一所房子，把房子的一半出租给流放犯人维拉·尤里耶夫娜和彼得·彼得罗维奇·马斯洛科维茨夫妇居住。夫妇俩很善良，非常喜爱孩子。萨尼亚和谢廖沙童年从孤儿院跑回来时，就经常在他们家里玩。

马斯洛科维茨的流放者难友也常来串门。有一个星期天，谢廖沙用不着匆匆忙忙地到孤儿院里去，他和萨尼亚在马斯洛科维茨家里翻阅一本订成一大册的《田野》杂志。

“彼得·彼得罗维奇不在家吗？”一个低沉的声音在门口问道。

谢廖沙和萨尼亚抬起头来，看见一个身躯高大的人站在门口。

“他出去了……”

“噢，我等他一会儿。”那巨人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接着问：“你们是在看图画吧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我给你们一本好书，想看吗？”

巨人用一双蓝色的眼睛和蔼地望着他们，嘴角上挂着微笑。

“你们不用怕我，孩子们。我是彼得·彼得罗维奇的朋友。我们相互认识一下好吗？”他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，谢廖沙的一只小手放上去只占一个手心。巨人说，他的名字叫弗兰茨·亚诺维奇·斯普鲁德。

“你们觉得我的名字很别扭，是不是？这是拉脱维亚人的姓名。你们用不着全记住，就叫我弗兰茨叔叔好了。”

“好吧，弗兰茨叔叔。”谢廖沙胆子大了起来，“您说的那本书是在您家里吧？”